

年轻时候的一段日子围棋下得有点疯,每天下午似乎都围着棋盘。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三个棋友轮换着捉对厮杀,构成所谓的“铁三角”。三个人水平不相上下,这肯定是“铁三角”结构稳定的重要原因。我与另一个棋友都在研究机构供职,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另一个棋友在外贸公司工作。他总是欺骗领导外联系生意,然后一转身溜到我们这儿下棋。这个棋友远道而来,我们得客气一些,往往两个人陪着他对弈。我们各自下了一盘,他竟然下了两盘。外贸公司当时已经配备传呼机。腰间偶尔“嘀、嘀”响起的时候,他会冲到走廊上找一部电话,用一种我们深感陌生的语调抑扬顿挫地向领导汇报生意的进展,然后又冲回屋里趴在棋盘上。每日如此,多余的客套俱已免除。棋盘与棋子始终放在固定位置,进屋二话不说就开战,哪位想喝水不妨自我服务。搞外贸的口袋里偶尔会有一包好烟。他时常自顾自点一根,仿佛专心致志于棋局,不会客气地问我们要不要也来一支。我们当然不予计较,下棋要紧。

年纪轻轻的只顾下棋,会不会有些玩物丧志?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搞外贸的提起另一个棋友的铁事。据说他在结婚的婚礼上被一个棋友当场拖走,躲到一个地方下了两天棋才回家。当时没有手机,新娘子一转身找不到新郎,不知发生了什么。这个新郎属于另一个棋友圈子,水平比我们高一些,大约已经业余5

段。我们离业余5段还有不少距离,而且仍然记得老婆姓甚名谁,那就放心下棋吧,没什么可内疚的。我想不起这一段日子维持了多久。供职于研究机构的那位棋友后来赴日本定居,“铁三角”无疾而终。搞外贸的棋友从此杳无音讯,不知他是否已经晋升业余5段,抑或发财做了大老板?

“铁三角”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纹枰对弈,周围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棋友。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华以刚八段讲解围棋比赛,如同听评书的演义古战场形势。围棋日渐遥远,可是,围棋之道开始影响我的某些学术理念,譬如涉及“结构”问题。给几位博士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我时常带着遗憾的口吻说:可惜你们不会下围棋——我要用围棋作为譬喻。我建议慎用“深度”这种形容,好像只有挖地三尺才能从表象背后找到复杂的真

理。围棋的棋盘仅仅显示一个平面的空间结构。但是,黑白棋子可以在这个空间结构形成无数可能,各种关系的复杂程度甚至是人类大脑无法负担的。每一手棋落入棋盘,原有棋子构造的既定关系或多或少遭受改变。所以,没有哪一手棋“本质”上是好棋或者坏棋。围棋不接受“本质主义”哲学。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开始恢复我的围棋兴趣。登录围棋网站下一盘远比结交几个投缘的棋友容易。报上自己的围棋段位,网站可以迅速配对一个棋力相近的棋友。“小李飞刀”“西北剑客”“风轻云淡”“洛阳牡丹”——不论这些网名背后隐藏一张什么样的面容,轻点鼠标杀一盘就好。当然,纹枰对弈具有不可代替的快乐。知道输给哪一位,下一回复仇可以有明确目标;知道赢了谁就更快快乐了——万一赢了一个声名卓著的作家呢?众人夸

奖他天才的想象时,可以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唉,可惜围棋比我稍稍差了一些。我没有想到,文学圈子对于围棋如此热忱。计算是围棋的基本功。我曾经与一位数学教授聊天,询问是否对围棋感兴趣,收获的是一副不屑的表情。他说数学崇拜的是逻辑必然,逻辑必然不存在胜负。好吧,文学圈子不学无术,求胜心切。

2018年的时候,某家刊物在我居住的福州组织一场笔会,参会作家之中有一批文学界围棋精英。刊物策划穿插一场围棋比赛,列位作家夜间捉对厮杀,决出名次。我家的工作室成为赛场,排名证书由我用毛笔书写,并且蘸着印泥按上指印以示隆重。来自杭州的吴玄身手了得,我甘拜下风——可是,进入前三名理所当然吧?第一盘遭遇来自北京的傅逸尘,我毫无胜机。怎么搞的,一个如此强大的对手,事先居然没有一点情报?最终的排名

恰恰是,傅逸尘荣获冠军,我被踢出五名之外——我所赢得的荣誉仅仅是,向傅逸尘发放自己手写的冠军证书。

这是一场开心的围棋盛宴,众作家相约来年再战。然而,来年迎来的是新冠疫情。惊慌,焦虑,不知所措。漫长的居家封控。何以解忧?惟有围棋。忘了是哪一位发现了“弈客”的围棋网站,众多作家棋友纷纷奔赴这个驿站注册接头,暗号照旧。作家棋友建立一个微信群,愿意下棋的时候一声招呼,二人携手飘入网络空间手谈一局。棋局可以发表在微信群里,以供众人围观。目前这个微信群多达七十余人,有时一日之内竟然上百条围棋评论,热得发烫。

居家无事,我也曾经登录“弈客”找一点感觉,挑战若干作家。手执一杆烂银枪拍马杀人:吾来也,何人出阵大战三百回合?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可是,战况丝毫不乐观。储福金兄乃是作家围棋界资深大佬,功力深厚,抬头望见城堡上“储”字大旗,我还是选择悄悄声闭;吴玄个子不高,眼神凶恶,使一柄大锤,力大势沉,难以抵挡;傅逸尘刀法精湛,滴水不漏,攻不下来;郭红雷拜过名师,从他的手中讨不到便宜;张定浩瘦瘦的,不是薄弱一些?不料他却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屡屡从劣势之中突围而出,令人痛不欲生;最后只能找陈福民对局。福民兄慈悲善目,行棋讲究大局,视野开阔,这种棋手或许会从手指缝之间漏下若干碎银子吧?事实再度证明,这是一种幻觉。与福民兄网络对局数十盘,似乎连三七开都难以维持——当然我是“三”。驰骋一番,奠定了中下游位置,心中暗暗扫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还是躲到后排休息一阵再说。

2022年炎热的夏季在厚厚的疫情阴霾之间划开一条裂缝。福州乘隙举办一场世界女子围棋大赛,中韩两国围棋女选手利用互联网对局。这是著名的传统赛事,聂卫平、王汝南、华以刚、华学明、常昊、俞斌、张璇等国手纷纷到场助威。大赛主办方别出心裁地邀请了一批作家棋友,组织一场作家棋友与围棋国手的联棋比赛。如同乒乓球的双打比赛,围棋联赛的规则是一位作家与一位国手搭档,双方对弈,一人一手。作家与国手之间实力悬殊,戏剧性场面陡然而生。国手奔出一手高招,作家不解其意,答非所问或者弄巧成拙是常见的事情。一阵眼花缭乱乱的抽签,吴玄幸运地与聂卫平搭档,我的搭档是王汝南。列位作家分别找到各自的伙伴。

我在棋赛开幕式的致辞之中说到一则趣事。很早就从电视机里认识了讲棋的华以刚八段,并且在人民大会堂的政协大会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大会尚未开始,我端一杯水落座休息,忽而觉得邻座闭目养神的这一位仿佛哪里见过。我也稍稍闭目,猛然惊觉——这不是讲棋的华以刚八段吗?急忙睁眼,身边已经人去座空,心中久久怅然。此番再度相见,大慰平生。华以刚八段哈哈大笑。后来的座谈会,我们坐在一起,我从他那儿听到了许多围棋前辈的趣闻。

两天的围棋联赛,我与王汝南八段搭档获得亚军。作家棋友之中众多高手未能到场,我仿佛逮住了机会;当然,真正的原因是王汝南八段的提携。每一个围棋国手性格相异。有的人神情严肃,批评搭档的棋盘失误丝毫不留情面。王汝南八段一副好脾气,他事先笑咪咪地说,我下出的每一招都是好棋,尽管大胆出手。如此温暖的安慰让我心情稳定地

恶手频出。一盘对局之中,王汝南八段下出一个局部妙手,周围诸多观战的专业棋手都看得出后续手段,只有我浑然无知,如同一个乞丐对于路边的金元宝视而不见。幸而那一盘最终获胜。否则,事后的复盘肯定令人痛心。

围棋联赛的冠军由聂卫平与吴玄联手获得。这似乎没有多少悬念。这一盘棋我缩手缩脚,仿佛穿了一件紧身衣。联棋比赛的一个奥妙是座位的排列。一方一手棋,甲方棋手出的卷子由乙方的哪一位棋手回答?这可能导致大相径庭的后果。不幸的是,我的上家恰恰是聂卫平聂棋圣。他并未使出哪些高深莫测的手段,每一招平凡无奇,稳如泰山,可是,我一筹莫展,无懈可击。闲常的时候,聂棋圣豪爽开朗,妙语连珠,对弈之际却神情肃然,不动声色。凝重的对局气氛之中,我突然转过一个念头:当年聂棋圣大约也是用这一副威严的表情对付武官正树或者赵治勋。

颁奖典礼上,吴玄开心地领走了冠军证书。我当然要为我的亚军证书发表感言。我表示十分荣幸,能够败在聂棋圣手下——天下又有多少棋手能够杀到聂棋圣的门前,获得一个挑战的资格?在座的常昊听懂了我的吹牛,哈哈大笑。我有心气一气吴玄。他只是聂棋圣的小跟班,我可是堂堂正正的对手。

那一天晚上吃过饭,吴玄、绍武等人到我家喝茶下棋。我与吴玄再战一盘,又一次轻松地输了。复盘的时候,吴玄指出我的一个“定式”错误,并且告知人工智能软件对于这个“定式”的几种分析。“阿法狗”(AlphaGo)战胜李世石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现在,所有的棋手都承认人工智能主宰围棋的绝对优势。各种人工智能软件不仅充当专业棋手的教练,甚至也可以屈尊指点我辈。吴玄等几位对局一丝不苟,一盘棋下完之后常常请人工智能软件评点一番,他们称之为“遛狗”。惭愧的是,我尚未购买这种软件——对于围棋缺乏足够的上进心。

尽管如此,我还是了解“阿法狗”们的威力。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算力。棋盘上出现任何一子,人工智能可以迅速重新计算隐含的所有可能,并且预测这一手增添还是下降了胜率。根据宏观整体的精确蓝图评判每一个微小局部,这是人类无法企及的思想能力。当然,“阿法狗”们所谓的宏观整体以棋盘为界,计算的是棋盘之间棋子可能产生的全部组合方式;相对而言,人生面对的宏观整体渺无边际——谁知道历史的尽头在哪里?

无法企及人工智能对于整体蓝图的计算,我形成另一个赌气式的观念:放弃整体。我计划将计算收缩到一个又一个微小局部。只要评估这一手棋的价值超过对方的上一手棋,方案即可成立。对于一个棋手说来,评估一手棋负担的计算比评估整体要小得多。无所谓整体路线图,努力积小胜为终局的大胜,这种思想方法更为接近后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撤离历史总体论,专注于个别的游击战。

我将这种想法发到作家棋友微信群里,获得张定浩的点赞。瞧嘛,这就是有思想的人。张定浩的身份不仅是一个诗人,同时还是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不久之后,吴玄的意见也过来了。他的意思是——他娘的,输棋还输得憋出哲学来了。

这小子的口气就是如此恶劣。当然,我只能容忍。谁叫我们都喜欢他那副赖赖叽叽的神气呢?

拉布拉多和它的金矿

顾文艳

3月的一个周日,我和李元去天山路看阿克曼电影展。

那天我俩都没迟到,我甚至还提前了半小时到影院,在楼下的咖啡馆点了杯滚烫的美式,等到入场终于凉了,一饮而尽。再前一天下午,我俩一起看了一场《家乡的消息》,差不多是个1970年代纽约城市的纪录片。镜头停滞,悠长。旁白是导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 1950 - 2015)用一成不变的声调念母亲写给自己的信。声音是挺好听的,但叨叨叨。我成功地睡着了十分钟,醒来以后有点窃喜(观影时间减少了十分钟),又有点愧疚。李元说没事,坐她另一边那人睡得头都歪了。我说不行,明天开场前务必来一剂咖啡,提神。

所以第二天下午,我们虽然没迟到,但最后因为喝咖啡耽误了会儿,进影院的时间还是晚了。影展的观众不少很虔诚,结束必鼓掌,迟到当然不可饶恕。我能在黑暗中感受到从口罩里溢出来的怨恨。我们弓腰驼背,小心翼翼,装作透明人,被银幕上绚丽的色彩穿透。与此同时,我意识到那杯咖啡喝得很多余:今天这场是歌舞片。

这个发现令我焦虑。最近看了好几部特别闹腾的片子,从头吵到尾的那种,如《巴比伦》《瞬息全宇宙》。去影展其实就是想漱漱脑子,消停一下。可惜进影院前没做功课,没查电影没看时长,只记了名字,《金色八十年代》。于是我一坐定就开始担心这片子会不会跟最近那些奇怪的新片一样,不间断地闹上三两个小时。

音乐起。银幕上穿金黄碎花裙的女酒保读着远方爱人的来信,给自己倒了杯小酒,读啊读,唱起来了。声调高,音色醇,歌喉甜、圆、润。阿克曼的镜头很简洁,整首歌下来,只跟着她的步伐缓慢地动了一两次,中景切了两次特写,还切了一次去拍吧台前随歌声左右飘晃的吃瓜听众。女酒保声情并茂,让我想起小时候向我们演示如何用滚圆的口型正确表演合唱的声乐老师。可能是因为看到的第一幕,脸和歌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外加副歌部分的一句奇妙短语:拉布拉多和它的金矿。

拉布拉多是一种狗。我对拉布拉多这个字眼特别敏感,因为去年小区终于能下楼那儿,我的小狗雪诺被一只自称是拉布拉多的狗咬了。“自称”可能用得不完全恰当,毕竟那只狗没说自己就是拉布拉多,是她的狗证上写的。她实际应该是一种比特斗牛犬、毛短、乌黑,只有胸口沾一圈白。狗主人给我看证,坚持说她是拉布拉多,很温顺,狗咬狗只是个意外。我气急败坏,但也认了,毕竟狗和人都被关了这么久。所以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的理解是:啊,拉布拉多都能被关出一座金矿啦!

歌唱完了,故事开始了。故事时空极幽闭,除了最后一幕以外全部发生在同一个布景舞台,模拟八十年代的法国商场。以女酒保的饮料吧台为中心,辐射出一家时装店,一家美发店,还有个电影院。主角不是女酒保,主角是爱情。四角恋:美发店的女1迷恋时装店老板的儿子男1,男1喜欢美发店风骚的女2,女2脚踩男1和有钱的商场老板男2两船;黄昏恋:男1的老妈,时装店的老板娘偶遇从美国来的老情人,旧情复燃,犹犹豫豫;异地恋:女酒保想去加拿大拉布拉多(哈哈没错,其实是个地名)的爱人,难解相思之苦。最后,爱情都失败了。男1为了气女2向女1求婚,结婚当天又跟女2好了上。女1被抛弃,穿着婚纱走出了商场(画面终于在最后几分钟从封闭的商场挪移室外),走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男1的父母陪她走到外面,恰巧遇上



《家乡的消息》(1977)海报(上图)和片尾的长镜头(右图)

美国老情人带了新情人,春风得意。老板娘失落,女1失落,只有男1的老爸人间清醒,最后总结道:爱情像买衣服,不合适就继续选呗,人总不能裸奔吧!说毕,谢幕,剧终。

剧情狗血,掌声热烈。鼓掌的原因很简单,画面是真好看,歌乐是真悦耳。塞里格(Delphine Seyrig)演的时装店女老板很难忘,那副虚弱的假笑,至今在我失眠瞎想的深夜清晰可见,闪烁着故作的美好忧伤,还有不可控的生命时间。女女主和歌舞配角全是美女俊男(美女更多),高跟鞋踩大理石光面的声音五光十色,超饱和的艺彩色彩和夸张的歌舞表演抛掷了庸俗的日常,超越现实。熟悉法国电影的都没法不记起德米(Jacques Demy)的《柳媚花娇》,好一幅明媚艳俗的景观。偶尔又突然冒出一个冷静极简的取景,纪录片式缓慢的长镜头,有点先锋,提醒我们阿克曼师法的其实是戈达尔(Jean-Luc Godard)。哎,可真够矛盾的。

不过,这矛盾跟它表现的主题一样。电影从头到尾都奋力叫嚣:我陷入了爱情!但“我”是谁,“我”在哪儿呢?女1爱死男1了,一看到他她就羞地嘻嘻笑,跟小姐妹倾诉衷肠,一会儿狂喜,一会儿忧伤。美发店的绯闻老板男1是支歌舞队,像看热闹的精灵,围着她的爱情,又唱又跳。表演太用力,太浮华,太戏剧。表演的爱情是那么强烈,以至于陷入爱情的主体毫不费力地消失了。人不能没有爱情,人不能裸奔,但爱情可以裸奔:爱情不需要人。

换句话讲,爱情与“我”互斥。互斥的原因有很多种,在戏剧电影的世界里,大概是跟这个双向关系根深蒂固的表演性有关。戈夫曼说,作为社会人,我们得在日常生活中维持稳定的自我表演。维特根斯坦说,真实的情感和表演的情感之间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模拟的。要是轮到阿克曼说,我猜她应该会用这部《金色八十年代》来开心地尖叫吧:真实的爱情和表演的爱情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即,一个通过电影外的人来表达,一个通过电影内的人来表达。没有陷入爱情的人,只有通过舞台上,镜头前后的人来宣告存在的爱情;没有穿衣服和裸奔的人,只有在商场

里(内)和街道上(外),那一件件通过人形模特和活人(穿着)而实现存在的衣服呀!

喧闹的96分钟过去了。爱情出现了,主体消失了。阿克曼能让它那样轻而易举地消失,可能跟她自己的性取向也有点关系。同性恋拍异性恋,虚幻又疏离,最后精美地展示一堆有关异性“爱情”的陈词滥调,毫不违和。不过,情感的表现形式倒是分同性异性,甚至不分类型。有那么几个时刻,我还会想起前一天看睡着的那部《家乡的消息》。那部电影虽然看着犯困,但其实从头到尾都很焦虑。阿克曼的镜头极慢,读信的语速却很快,她母亲在一封封信里重复着一样的焦虑:你怎么样啦,你快点回信啊,你多写一点啊,你快点寄张照片来啊。

那是分离的焦虑。

即便隔了近五十年,任何有过强烈情感经验(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模拟的)的人依然能立即辨认出这种焦虑。区别还是只有一个:五十年后,情感的焦虑时间浓缩了。发微信给喜欢的人,或许五分钟后就会焦虑了:怎么样啦,快点回复啊,多分享一点啊,快点发张照片来啊,语音视频也行啊……这时候,消失的情感主体好像又回来了,因为无论这种人类经验有多同质,焦虑的自我的确是真实的。它同时是真实和表演,同时在戏里和戏外。有一种力量将这种漫长而原性的焦虑从五十年前的信纸上剥离,就像把蓝色从蓝天中剥离,然后,把它带到了2023年上海的宽银幕,藏进了阿克曼轻俏的声线里。

我们看得津津有味,一边走出影厅,一边讨论几句刻意荒谬的台词,笑极了个半天。李元说她挺喜欢那个最后走出去的镜头的。我说是挺好的,就是不知为啥,久久了突然走出去,还是有点悻心的。

2023年4月9日



比利时导演香特儿·阿克曼 Chantal Akerman
1950年6月6日-2015年10月5日



从“好笑哇”说起

褚半农

近日看到“笔会”上张秀英文美《吃草》中使用的上海方言词语,倍觉亲切,其中有词语引起了我的兴趣,先看例句:母亲“手指一棵酱瓣草(马齿苋);我听人家说这草很好吃,好笑哇……”(3月24日《文汇报》)

句中“好笑哇”的“哇”字,有的作者会写成“口”+“伐”。可这个字库里没有,电脑打不出来,有的作者就改用其他字,如张文中的“哇”。有趣的是,上海作家高明昌2019年在“笔会”上发表的《土里的隐士们》等三篇文章,在碰到需用这个字的语境时,也全都用“哇”,书证是:“我回家烧饭了,母亲都会问一句话:洋山芋今晚烧哇?我说烧的……(我)问母亲今年的土豆多哇,大哇?”(《土里的隐士们》,2019年3月14日《文汇报》);“补锅人自己也在大声喊话:锅子补哇?盆子补哇?啥人家需要补哇?”(《补锅子,补日子》,2019年6月5日《文汇报》);“在我们海边村,问车前子有哇?大家会表示不识、不懂。问蛤蟆叶还有哇,大家都会心一笑,意思是有的。”(《海边的蛤蟆叶》,2019年11

月25日《文汇报》)。

金字澄获奖小说《繁花》大量使用上海方言,大家对其中“不响”一语尤感兴趣,认为它最能体现上海方言的味道,据说有人统计过书中有一千多个“不响”。其实,《繁花》使用上海方言还有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全书不用“口”+“伐”这个字,也不用“哇”,凡需要用到地方,全用“吧”。全书究竟使用了多少个“吧”字,我没有统计,感觉上是触目皆是,或许比“不响”稍少一点,也是使用最多的方言词语之一,如:“陶陶拉紧沪生说,最近有了重大新闻,群众新闻,要听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引子,第7页。下同》;广州朋友的电话,一夜不断打进来……问我情况好吧,要保重身体。”(十二章,第157页)例句中的“吧”,其实都是“口”+“伐”这个字。

上海方言中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字的?由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的《明清吴语词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共收词一万七千多条,但没有这个条目,这可证明此字出现得较晚。

因为电脑无法打出这个字来,但又想用它,现在普遍的写法是去掉“口”字,变成用“伐”字代替。平时只要稍加留心,纸媒和公众号上这样写的比比皆是,且使用者范围有扩大趋势,其中还有方言研究者。但我要说的是,“伐”字在上海方言中是发沪语音“罚(滑)”的,如北伐、步伐,还有带这个偏旁的阉门、军阀等,与wá的读音完全不对,怎么能代替呢?这明显是用普通话的音替代上海方言读音了,尽管二字发音差异不小,但因可聊以充数而在“流行”。

这个电脑打不出的字,在上海方言中可作语气助词,读音是wá,相当于“吗”“哇”之意,使用率极高,如“今朝落雨哉,伊会得来wá?”“满江红”迪部新电影,我想去看个,依要去看看wá?”分别表示询问、商量等语气。而一律用“吧”字似可商榷,毕竟那么多句子所要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样,有的读上去就很别扭。而像张文和高文改用“哇”字倒是可以提倡的,不仅二字本来同音同义,听起来也是有上海方言味道的呀。